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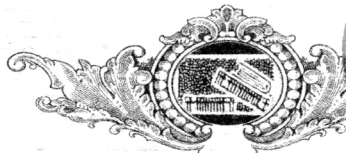


Hackebei En Li Lian Ji

哈克贝恩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著
蒋 蕾◎缩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Hackebei En Li Xian Ji

哈克贝恩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著
蒋 蕾◎缩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克贝恩历险记 / (美) 马克·吐温 (Twain, M.) 著; 蒋蕾缩编.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1 (2008. 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63-2

I. 哈... II. ①马... ②蒋...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
近代—缩写本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596 号

哈克贝恩历险记

- 原 著 【美】马克·吐温 Twain, M.
缩 编 蒋 蕾
插 图 许 刚
责任编辑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
印 数 10 261—15 26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528-963-2
定 价 27.50 元

目 录

一、成立“强盗帮”	1
二、爸爸出现了	6
三、终于逃跑了	10
四、开始漂泊	17
五、初次历险	23
六、旅程趣事	28
七、格兰纪福家的惊险故事	33
八、遇上公爵和法国太子	41
九、皇家人物开始行骗	47
十、阿肯索的难关	52
十一、国王们的无赖	59
十二、国王继续行骗	63
十三、我偷了国王骗来的钱	72
十四、竞争对手来了	83
十五、骗局破产	91
十六、黄金救了坏蛋的命	100
十七、骗到我和吉姆头上	104
十八、皇家人物的悲惨下场	111
十九、营救吉姆的繁琐计划	118

二十、想办法帮吉姆的忙	127
二十一、这里有一颗囚犯的心碎了	133
二十二、迷魂阵似的营救计划	138
二十三、被缚的吉姆为什么没被绞死呢?	147
二十四、再没有什么可写了	154

一、成立“强盗帮”

我叫哈克贝恩，你认识我吗？我和汤姆都是《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主角。我还记得那次历险中的每一件事。结果——汤姆和我把强盗藏在山洞里的钱找到了，每人分了6000块钱——全是金币，我们发财了。萨契尔法官给我们拿去放利，我们每人每天能拿到1块钱的利钱——这简直多得叫人不知怎么办才好。那个道格拉斯寡妇收我当儿子，说要让我受点教化。可寡妇讲究的那种死气沉沉的规矩和体面，使我感到活受罪，于是我偷着溜了出来，又穿上破烂衣服，钻进空糖桶里待着。但汤姆·索亚找到了我，说他要组织一个强盗帮，他说我要是肯回寡妇那儿做个体面人，才可以让我加入。所以，我又回寡妇那儿去了。

寡妇这儿的繁规缛节可真让我头疼。她又偏给我穿上那些新衣服，弄得我一身又一身地淌汗，浑身上下都觉得别扭。她一摇铃，你就得按时去吃晚饭，到了桌前又不能马上就吃，还得等寡妇低下头嘟哝着祈祷谢饭。我想抽烟，寡妇却不许。她说抽烟是下流的习惯，也不干净，叫我千万不要再抽了。你看，有些人做事就是这样，他们并不很清楚一件事，就去反对。

寡妇的姐姐华森小姐，教我读书识字，她是个相当瘦的老姑娘，戴着副眼镜。她拿一本拼音教本老跟我为难，她边教还边说“哈克贝恩，别把脚跷在上面”什么的。后来她开始描述

地狱，我就说我想去！她简直气疯了，可我并不是存心和她捣蛋，我只不过想去一个新鲜刺激的地方换换空气，随便哪儿都行。她又说起天堂，我问她，汤姆·索亚能不能去那儿，她说不行，还差得远呢。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就愿意和他在一起。

华森小姐终于找完我的茬，回去睡了。我点起一根蜡烛，坐在自己房间的窗子边，开始胡思乱想。我听见猫头鹰的笑声，还有夜鹰和狗的嚎叫……“当——当——当”，镇上的大钟老远传来12下钟声，四周格外寂静。这时我听见一根树枝断了的响声——那儿准有什么东西在动。一会我听见一阵阵隐隐约约的“咪叻！咪叻！”的声音。太好了，我也小声用“咪叻！”回应他。我吹灭蜡烛，从窗户爬到木棚上，再钻进林子。果然，是汤姆·索亚在等着我哩。

我们踮着脚尖顺树林中的一条小路走到尽头，爬上了对面的一座小山。越过山就找到了乔埃·哈波、贝恩·罗杰和其他两三个男孩，他们都藏在那个老硝皮厂里。我们解开一只小船，顺水下划两里半，划到山边那个大断岩的地方，就上岸了。

在一片矮林中，汤姆叫每个人都起誓保守秘密，然后他领着我们来到一个隐蔽在浓密矮林中的小山洞。我们点起蜡烛，一个接一个地爬了进去。来到一个像大屋子样宽敞的地方，我们停住了，这儿四壁渗着水珠，又湿又冷。汤姆说：“好吧，咱们现在来组织这个强盗帮，就把它叫做汤姆·索亚帮吧。要加入的都得宣誓才行，并且还要用血写上自己的名字。”

每个人都感到新奇，所以人人都愿意。于是汤姆拿出一张写好了誓词的纸念了起来。内容是：宣誓对本帮永不变心，决不泄露秘密。有谁伤害了本帮的人，他和他的全家就将被杀，



而且不管派谁去杀，那个人非去不可。人帮的每个人还得在胸前刻上一个十字帮号，帮外人不许用这个暗号，谁要乱用就让他吃官司，如果不听劝告继续用就把他杀掉。在帮的人有谁泄

露秘密，就割断他的脖子，然后把尸体烧毁，把骨灰向空中撒掉，还要拿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涂掉，帮里再不许提他，大家都要诅咒他，永远把他忘掉。

大家都说这个誓词很漂亮，问汤姆是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汤姆说有些是，其余都是从海盗和强盗小说里抄来的，每个有派头的强盗帮都有这么一套誓词。

有人提议对泄密的帮中人也应该把他全家都杀掉才好。汤姆说这是个好主意，便用铅笔添了上去。可是贝恩·罗杰说：“哈克贝恩就没有家，你拿他怎么办？”汤姆·索亚说：“他不是有个父亲吗？”“是啊，父亲他倒有一个，可你根本找不到他。过去他老是喝醉了跟硝皮厂的猪睡在一起，可近一年来谁也看不见他了。”贝恩·罗杰回答。

他们打算取消我的人帮资格，说要是我没有家人或什么亲戚可以让他们杀，对别人就不公平了。我急得要哭，忽然想起来我可以把华森小姐提出来——他们可以杀她呀。于是大家通过了。我们都用别针把手指戳破，挤出血来签名。

“咱们帮做什么生意呢？”贝恩·罗杰问。汤姆说：“只干抢杀。”“抢谁呢？抢人家的住宅？还是抢牛羊？还是……”汤姆说：“咱们不做夜贼，那个没派头，咱们是拦路虎式的大盗。咱们戴上假面具，专劫过往的商车和装饰讲究的马车。把人杀掉，抢他们的表和钱。”

“非杀不可吗？”

“最好是杀，也可以把人扣下来等着赎。”

“赎？什么叫赎？”

“我不知道，反正人家就是那么办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呀？”

“嘿，反正非这么办不可，书里是这么说的，难道你不打

算照书行事，要把事情弄糟吗?!”

后来大家商量着女人不能杀，得领回洞里客客气气地养着。那么，山洞里将挤满了女的和等着赎的男子汉，会挤得连强盗自己的地方都没有啦。

我们选定了汤姆·索亚做大头目、乔埃·哈波做二头目。一切都做完后，天也快亮了，我们就散了。我又爬上木棚子钻回窗子里，新衣服弄得满是油和泥土，第二天早上招来华森小姐的一通唠叨。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时常当强盗玩。后来我就不干了，别的孩子也不干了。我们谁也没抢，也没杀，只不过假装着玩就是了。我们常常从树林里跳出来，朝放猪的或坐大车送菜的女人冲去，可是从来没有绑过谁的票。汤姆·索亚将猪美其名曰“元宝”，把萝卜青菜叫做“珍珠宝贝”，完了就回洞里合计我们打死了多少人，打中了多少人。挺没意思的。一天，汤姆·索亚派一个帮员拿根烧得冒火苗的棍子到镇上跑了一圈，他把这个叫做集合的口号。然后汤姆说他已预先知道消息，第二天有一大队西班牙商人和有钱的阿拉伯人要带着 200 只大象、600 头骆驼经过。1000 多匹骡子驮满了钻石，而他们只不过带了 400 个卫兵护送，所以我们准备打个埋伏战——把他们全杀了，把东西全劫过来。他说我们必须把刀枪擦亮，做好准备。汤姆总这样，哪怕为了追萝卜车也叫大家把刀枪擦好，其实什么刀枪呀，只不过是些木头片，笄帚把。第二天我参加了这个埋伏，一听到命令就冲下山去。可哪儿有什么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更别提有骆驼、大象和钻石，只不过是个主日学校的野餐会，而且是个初级班。我们把它冲散了，只抢到一点油炸饼和果酱，贝恩·罗杰弄到一个布娃娃……后来主日学校的老师冲过来，吓得我们把什么都扔下，撒腿就跑。

二、爸爸出现了

三、四个月混过去了，冬天了。我天天去上学，能稍微拼拼音，念念书，写写字了。一天早上，我来到花园边上，新下的雪有一寸来厚，我看见有人的脚印向采石场的方向延伸。看得出那人绕花园栅栏走了一圈，站了一会儿，可没进来，真奇怪。我弯下身仔细一看，脚印左靴跟上有个用钉子钉成的十字架，那是用来避邪的。

我马上飞奔着跑到萨契尔法官那儿。他说：“怎么啦，你跑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了，我的孩子。你是来取利钱的吧？”“不，先生”我说，“我根本不要，连那 6000 元，都不要啦，请您收下，我送给您了。”我极力请他收下。

他大吃一惊，琢磨了一下，说：“我明白啦，你是想把整个财产都卖给我——不是给我，对吧？请签上字吧，这儿写得很清楚，说明我是买来的了，也把钱付给你了。这儿 1 块钱是给你的。”我签上字走了。

我又去找华森小姐的黑奴吉姆，他有个拳头大的毛球儿，那是从一头牛的胃里取出来的。吉姆老说里面有个精灵，能未卜先知。我就找到他，说爸又来了，我在雪地上发现了他的脚印。我想知道他来干什么，要呆多久。吉姆对我胡说了一通。

当天夜里我点上蜡烛回房间时，爸已经坐在那儿了！

爸差不多 50 岁了。他穿着破衣裳，靴子也张着嘴。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又油腻，往下耷拉着，但是没有白发。你可以

看到他的眼睛从乱发后面闪出光来，就好像他藏在帘子后面一样。他的脸苍白得没有血色，白得叫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络腮胡子又长又乱。

我发现窗子是开着的，他一定是从棚子上爬进来的。他从头到脚打量我，说：“衣服倒挺有派头，怪神气的。你觉得自己有点大阔佬的感觉了吧！自从我走以后，你就摆起臭架子来，听说你还能念能写。你妈在世时一辈子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全家人谁都不会这一套，你偏要在这儿打肿了脸充胖子。你可别再让我在学校附近遇着你，否则会好好揍你一顿……”

他看了看房间说：“瞧，你现在成花花公子了。一张床，一份铺盖，还有个镜子，地板上铺着地毯——可你的亲老子得跟猪睡在一起。听人家说你发财了，怎么回事？河下边老远都在传说这件事，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明儿你把那些钱给我拿来——我要。”

我说我没钱，只有这1块钱。他不由分说把钱抢了去，打算明天再去找萨契尔法官要钱。

第二天他喝醉了，又到萨契尔法官那儿乱吵了一阵，想硬逼他交出钱来。法官和寡妇到法院告状，请求法院判我跟我爸断绝关系，还判他们二人当中随便哪一个作我的监护人。可惜审判的法官是才上任的，还不了解爸爸的底细，就说法院最好不管这事，不要去拆散人家骨肉。萨契尔法官和寡妇只好放手不管。

老头子这下可得意了。他三天两头打我一次，还跟着找萨契尔法官打官司，要他交出那笔钱。他还老爱在寡妇家附近转来转去，寡妇气得说再这样下去她就不客气了。爸说他倒要叫人瞧瞧哈克贝恩到底归谁管。所以春天里的一天，他把我抓

住，用一只小船带我到河上三里来远的地方，再划过河，到伊里诺州去。那儿是一片树林子，没有人家，只有个破旧的小木头屋子。那地方树木长得挺密，不认得路的人谁也找不到。

我们就住在那个小屋里。他老叫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我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晚上，他把门锁上，把钥匙搁在枕头底下睡觉。他有一杆枪，我猜是偷来的。我们捉鱼打猎过活。他常把我锁在屋里，一个人走三里路到渡船码头上的铺子换些酒喝，回来醉个痛快，再揍我一顿。寡妇曾派人来找我，可爸拿枪把他们赶跑了。

一天他把我锁在屋里，走了三天没回来。我猜他淹死了，那我可一辈子也甭出去了。我害怕起来。打定主意要想个法子离开这儿，可连个狗能钻出去的窗户都没有。我也不能从烟囱爬出去，那太窄了。门挺厚，是挺结实的橡木板的。爸很小心，从不在屋里留下刀子什么的。我找啊找啊，终于在椽子跟屋顶板之间找到一把没有把儿的、生了锈的旧木锯。我给它上了点油，就动手干了起来。墙角那儿挂了条旧马毯，是为了怕缝里刮进风吹灭蜡烛。我掀起毯子，锯了起来，要把底下那块大木头锯出个洞来，能让我出去。快干完时忽然听见爸在林子放枪的声音，我赶紧弄掉锯木头的痕迹，放下毯子，把锯藏起来。

爸是到镇上去了，他告诉我他的律师说开庭还要过些日子，而且有可能判我回寡妇那儿。我吃了一惊，寡妇那儿我也不愿意回去。老头子大骂了起来，把所有想得起来的人和事都骂到了，然后又从头到尾再骂一遍，恐有遗漏。

老头儿叫我到船上去搬东西。那儿有50磅一袋的棒子面，一大块咸肉，还有弹药、4加仑一罐的威士忌酒、垫东西用的一本旧书和两张报纸，都是他从镇上弄来的。我边运边盘算

着：要是开小差逃掉，就干脆到全国各处去流浪……。

天黑以后，老头子又喝了一阵酒，他本来就在镇上喝醉了，这样一来劲头上来了，又开始破口大骂。骂政府、骂黑人……无所不骂。我估计他再过1个钟头就会不省人事，到那时我就可以把钥匙偷来，或者锯个洞出去。可他虽醉而没睡熟，我只好等啊，等啊。终于他打起鼾来了，我爬上椅子摘下那杆枪，拉开枪闩看见里面确实装着子弹，然后就把它架在萝卜桶上。静静地坐在一边等着。屋里静得要命，只偶尔响起爸爸的鼾声。时间难熬极了。

三、终于逃跑了

“起来，你干嘛呢？”

我睁开眼睛，啊，天大亮了，我原本一直睡得很熟。“你拿枪干吗？”爸瞪着眼大声问。

“有人想进来，所以我在这儿打埋伏。”我随口说道。

“你怎么不叫醒我？”

“叫了，可叫不醒呀！”

“好吧，你出去瞧瞧钩上有鱼没有，好做早饭呀。”

他打开门上的锁，我赶忙跑出去，顺河岸往前走。树枝正在河里往下游漂，看来河水涨了。忽然间一只小筏子漂了下来，它差不多13英尺长，逍遥自在地漂过来，像只鸭子似的。我头朝下，学青蛙的样子冲下水去追那只筏子。我估计里面一定有人躺着呢，有人专爱这么干，好作弄别人，专等别人划只小船快追上时，他们再坐起身来哈哈大笑。可这回不是，它是个没主儿的筏子，一点没错。我爬上去把它划到岸上来，心想它能值10块钱呢！可我划到岸边，爸还没来，我忽然想起一个新主意：不如把它藏起来，等逃跑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藏筏子的地方离小屋很近。刚藏好，老头子就过来了。他走近时，我正使劲把一条“排钩”钓绳往上拖呢！他骂我太慢，我忙说掉到河里了，要不然他看见我身上湿漉漉的也会问的。我们从钓绳上摘下5条鲶鱼，就回去了。

我想，要能琢磨出个法子叫爸和寡妇都不再找我，那可比

专靠运气，趁人家不注意逃跑强多了。这时，爸说：“下回再有人贼头贼脑地来，你就弄醒我，得把他一枪干掉，他准没安好心眼。”他这话恰好给了我一个好主意，我可以把事情安排得挺好，叫他们谁都想不到要去找我。

转眼间到了中午，大约 12 点，我和爸顺着河岸往上游走，好些被冲下来的木头顺水漂往下游。不一会，又漂来一个冲散了的木排——9 根大木头紧紧连在一起。我们划小船过去，把它拖上了岸。除了爸，谁也得一直呆在这儿好多捞点东西，可那不是爸的作风。一回捞上 9 根大木头，这就足够了，他得马上弄到镇上去卖。所以他就把我锁在屋子里，解下小船，大约下午三点半的光景，他拖着木排划走了。我猜他今晚不会回来。我等了一会儿，估计他走远了，就拿出锯来，继续锯那根木头。等我从洞里钻出来，看见爸老远地漂在河里，像个小黑点似的，还没到对岸呢！

我把棒子面、咸肉、威士忌酒……都搬到那只捡来的小筏子上。小屋几乎叫我搬空了。我把枪也拿走了。

我把爬出来的地方用浮土盖好，弄得不留痕迹；又把那块锯下来的木头放回原处，用石头塞好，这样不大容易看出毛病，何况又是在小屋背后，谁也不会去那儿瞎转。

从木屋到藏小筏子的地方都是草地，所以一点脚印儿没留下。我拿起枪，到树林里，看见只野猪，这家伙从草原上的农场跑出来就成野的了。我把它一枪打死，拖回木屋。

我用斧子把门砍碎，又把猪拖进来，用斧子砍破它的喉咙，让它的血流在地上。好啦，下一步我就拿条旧口袋，里面装上好些块石头，从猪那儿拖起，拖到门口，再穿过树林，到河边就把它丢下水，“扑通”一声沉下去，沉得没影了。这样一来，你就很容易看出是有人拖着什么东西从那块地上走过。

要是汤姆·索亚在场，他一定会感兴趣，没准儿还能出些主意，添点新花样。

好啦，最后一步我揪下一点头发来，把斧子好好地用野猪血涂一遍，把头发粘在斧子背上，再把斧子扔到角落里。随后我就抱起那只猪，拿我的上衣把它包上托在胸前（这样它就不会往地上滴血了），一直托着走出来，扔到了河里。这时候我又想起另外一个主意。我把棒子面和锯从筏子里拿出来，用锯在袋子底下戳了个洞，我只能用锯，这儿没有吃饭用的刀子和叉子——爸做饭全用他那把大折刀。我扛着袋子走过草地，穿过柳树林，走了100多码，把棒子面一直撒到一个浅水湖边，又把爸的磨刀石也丢在那儿，弄得叫人看着好像是谁偶然丢下的。然后用小绳子把面袋的裂口扎起来，不叫它再漏了，随后回到了筏子上。

天差不多黑了，我把筏子在一棵柳树上拴稳了，就躺在那儿琢磨。他们准会顺那袋石头拖出来的印儿一直找到河边去，在那儿打捞我。也准会跟着棒子面印儿到湖边去找那些杀了我又抢走东西的强盗。他们捞死尸捞腻了，就不会再为我操心了。啊，我爱上哪就可以上哪了！附近的杰克逊岛不错，谁也不上那儿去。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听见河上老远传来的声音，是那种夜里船上的桨在水中划动的单调而均匀的响声。我透过树枝往外一看，果然是只小船，一直冲我这边划过来。它划进那股静水里靠岸了。嘻，果然是爸，一点不错——我简直可以伸出枪去碰到他了。

我一点儿没耽误，马上就在靠岸背阴处顺流急冲下去。我轻轻划，划得挺快，不知过了多久，我一看，杰克逊岛差不多就在下边两里半的地方。我很快到了那儿，把筏子划进原先知